

金

罍

子

金壘子上篇卷之十四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共

富貴
不如

貧賤

壽考

不如

夭死

者

人所甚親者。父子兄弟也。所甚欲得者。富貴壽考也。

富貴壽考。父兄以欲之。子弟以欲之。父兄此。

又人之至情也。謝晦爲宋臺右衛。還都寧家。賓客

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爲業。汝勢

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籬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第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顏延之以子竣佐孝武義師。封侯貴重。權傾一朝。凡所以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

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嘗蚤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驕狠傲慢。其能久乎。王晏佐齊明帝廢立。建武中爲尚書令。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傾。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何戎所見。猶未晚也。後頗勸。

之。晏默然不答。思遠退。晏方嘆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故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而兄曾不以欲之。其弟父曾不以欲之。其子。此其富貴有不如貧賤故也。褚淵以宋司空。兼太保。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齊遂以淵爲司徒。賓客賀者盈坐。淵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又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名士耶。名德不昌。廼復有期頤之壽。故壽考人之所甚欲也。而弟曾不以欲之。其兄此

南宋
失刑

壽考有不如死天故也

南宋郭世通家貧與其妻傭力以養繼母嘗生一子輒瘞之懼其違也文帝賢之旌其門嗟夫異哉養子以繼嗣未聞其以違養也以爲違養如其勿生斷一樹殺一獸非其時猶曰不孝况無故而殺其母之孫乎斯人也浮名所薄至殺其子則優爲之弑父與君直亦未及焉耳韓退之曰不腰於市而幸已况復旌其門余以是惜宋之失刑也

微名可邀也則有坎子以爲孝郭巨郭世通也厚祿

世
通坎
子為
孝

陶季
直操
識不
正

可餽也。則有餽子以爲忠。易牙樂羊子也。大權可竊也。則有僂子以爲威。王莽武則天也。

陶季直病免望蔡令。時劉彥節袁粲以蕭道成權盛。將圖之。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沛。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爲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頗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命。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爲淵立碑。始

翰
故後

終營護。甚有吏節。按季直宋人也。知有齊而不知有宋。當代人物。則知有褚淵而不知有袁劉。其爲人識操不正若此。且仕宋爲望蔡令。佐齊爲尚書左丞。建安太守。入梁又爲給事中。黃門侍郎。不忠亡耻甚矣。名註孝義傳。君子爲季直孝而不義也。南史循吏傳。稱吉翰爲宋武帝所知。累遷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與籤不敢復入。之邇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欲當宥此囚。

死命。昨於齋上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予以爲囚之罪。果不至於死。而典籤者欲生。雖生之可也。囚之罪已無可生。而典籤者直欲以意生之。則必有利其賄而然。是固有法之可按矣。胡爲遽執而殺之耶。夫此囚可生。則欲生此囚者。又何可殺。不然死豈易耶。而以人相代爲耶。若曰惡其賄。則其遭廼於明日。已有悔沮之心矣。乃呼之更

百
北魏
西
皆經
母
祖
之
變

來。是誘之而必殺也。死者生之。生者必殺之。何居
豈所以語於法之平乎。使其刑政類如此。亦橫而
已矣。將以稱於吏曰。循不亦妄乎。

南史宋傳隆傳。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
王。王已生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
禮律之與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地出。父母至
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
體。猶一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讐祖之義。舊令凡流
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趙旣流移。載爲人

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孫祖之
美。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北史魏刑蚪傳
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轅之而潛其室。宥其二
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逆者。僂及甚
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
禮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若聖教
含容。不加孥。僂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匹詔
從之。兩事議者。皆經人倫。母子祖孫之變。然予以
爲姑有殺其婦罪。必行於姑可也。婦之子非姑之

孫與自不待以其母故。而誓其祖。子有殺其母。修止及其子可也。子之子。非母之孫與。又不待以其父故。以繼其宗。故傳隆之議可也。刑蚘之奏。君子以爲過之。何則。修其子及其孫。使遺育遂歿。禮祀永絕。是惡殺其母者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惟舜乎。孝至舜與曾參。可以無遺憾於爲人子矣。而孟子僅以爲可。楊子且以爲不足也。此蓋本舜與曾參之孝之心而言也。人子之於親。其心寧

名父取
基因
於
於

有既乎。今世俗事其親。曾不能萬分一。古人之末節。而哆然。詡以自張。至於廣求詩歌。以播縉紳之譽。乞哀當路。以邀門楔之榮。叶亦不知其何心矣。南史梁吉玠。請代父死。帝赦之。後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克純孝。玠曰。異哉。王尹何量玠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玠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厚如之。固拒而止。古之純孝者。不難於以身代父。而尤不欲以父取名。而今之事親者。乃欲借父以取爲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爲重於親。

北史
魏家
孟財
賄報
良於
賊中

也而可乎。吁誠不知其何心矣。

北史魏密忝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
歿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
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余謂
密舉義甚高詩云如可贖今人百其身百身可贖
而况長物乎然或者以爲道求可繼復有蘇良則
叔雍之背罄矣昔子貢於魯贖人而不受金孔子
聞之曰曾自此不復贖人矣竊恐叔雍之贖人不
再也。

魏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材。專問勞舊。

吏部郎中薛琰乃上書曰。臣聞錦殼雖輕。不委之

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勳力。若使選善。惟取

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馬次若貫魚。勘簿呼名。

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

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深。

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

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其積勞

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此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

論年格

才自止。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得失。宜依此補叙。以酌其勞。書奏不報。予謂亮立停年格。非爲初不簡人材也。薛琰之任人才。亦非并棄舊勞也。二者固相須。不相妨廢耳。然自停年格。行世之不爲巧宦鑽貴。幸滯墨自守者。猶得叙年勞。積次與衆人黨進。世謂滯滯之聖書。淹滯豈盡不材也。若惟擇人材應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誠善。其故母乃反爲僥倖之聖書。且人才非久試不見。旣得其材。自益宜久。

於其職。豈可使風姦去人耶。天下饒中材。其甚不材者。自有部刺史。考劾當擢去。吏曹又懸三年之課。黜幽之典。於是乎行。其大賢大材。世之所希。楚如堂上。風標特出。資格自不得限之。衡誠設。寄以輕重。度誠設。寄以長短。物豈無差等耶。然一寄輕重。長短。於權度之中。使物各以其精。猶醜好。輸之輕重。長短。而價辨焉。則輕重。長短。固與精。猶醜好。互準而並行。至於明珠。不徑寸。良玉。不盈尺。而所毓。孕淵潤。所藏山輝。則初自不妨。其蕪鄉連城也。

今以明珠良玉不可爲輕重長短遂欲決衡毀度以意稱量天下之物詎知蕪鄉連城之寶不世出母乃益長人僞而違物情乎如琬之明闇傅領當官敏事稱小有材然元又專政則事元又元又廢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則復事李神軌史謂其外託方格內實浮動則誠無事停年格若停年格予則竊有取焉耳又自亮立停年格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亦有書規亮亮書答之併見亮傳

北魏寇雋賣物與人而利得絹一疋雋後知之乃曰

高行

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王還之。竊高其行。然不能信其中道以否。偶記它書。溫公自陝歸洛。以俸餘買布。洛布價高。卽以陝價賣之。南軒先生曰。不如伊川場麥。有來問麥價者。曰。依市價。欲損之。不荅。蓋若減價。便是近名。乃知雋前事。終涉有意。又北史。趙柔嘗有人遺柔鐸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予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柔初不知直。然信其一言。終不貳價。

不欲以利動其一心。誠可也。人之爲善。誰不如我。竟使商賤賈人物。以去潔已而顧人。不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亦一介不以與人。此可謂以道義平分於人我之間矣。元順不及也。衛茲翫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讐值。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垂名。有道可謂善。

觀人。蓋子許無心。而文生有意。雋之有意在於近名。而文生有意在於近利。又其最下者。

李士
談文
理

北史李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書曰。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魴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鵞。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

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
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刑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
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
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陳子曰。木之無心也。故不
能變化。松栢之不爲樗櫟也。無心也。雖然。如松栢
者衆矣。繩之爲鶻也。龍之爲蠅也。魚之爲鹿也。鵠
之爲猿也。蛇之爲鼈也。鯁之爲虎也。螻之爲蝶也。
鼠之爲鴛也。桑蠶之爲蜾蠃也。蟹子之爲蠅也。水
蛆之爲蚤也。結蟄之爲復育也。老耨之爲猿也。胡

蝶之爲駒。駒掇之爲乾餘骨也。蠶之爲蛹。蛹之爲蛾也。魚卵之爲蝗。蝗之爲蜻。爲蛇之爲雉。雉之爲蜃也。雀之爲蛤。蛤之爲雀也。鷓之爲鷹。鷹之爲鳩也。魚之爲龍。龍之爲魚也。鷄之爲鷓。鷓之爲布穀。布穀之復爲鷄也。臨淮之鷹化而爲鷺。邵武之鱧化而爲蛟。猶曰此皆有生之性也。腐草之爲螢也。朽木之爲蟬也。腐菌之爲蜂也。朽瓜之爲魚也。稻之爲蚤也。麥之爲蚨蝶也。蒿之爲螻蛄也。積灰之爲蠅也。老韭之爲莧也。毒菌之爲巨蜂也。

長恭
野傳
自賦

酒之爲蠓也。醞之爲蚋也。飯之爲螭翳也。羊肝之爲地臯也。馬血之爲轉燐。人血之爲野火也。泉之有爲乳爲醴也。星之有爲井爲石也。果皆由心作乎。

易曰。隨有獲。貞吉。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言人臣居功當如此。比齊蘭陵王長恭。累以戰功。別封數郡。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

卷之十一
十一

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名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及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請問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豫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嘆曰：我去年尚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而薨。然則遠禍果在道不在術，遠禍之道在退不在進。黷貨自穢，無救於敗。長恭是也。郭

汾陽當由至誠獲全窮奢極欲爲王檢身之具
漢高不忌文吏故蕭相國出於獄中使韓彭亦請
田宅賤貨貸無免理也

李安
不忠
不孝

李安父仕周開國封公安復釋褐襲爵固周世臣也
楊堅作相躡蹤操券引安左右與其弟恚谷永碎
首誓爲死士君子惜之安叔父璋以梁州刺史力
扶賢藩志靖兇醜周公之過誘恚中應鄭寄賣友
義存君親其在斯乎而覆與安謀謂它人父安曰
丞相吾父也見本傳
瓦合逆節卮漏忠圖遂侈趙

善心以陳亡之術施諸隋亡

王叔氏亦族。宇文之不祀，忽諸矣。賣國以酬賊恩，覆宗而奸官賞不忠不孝。天其覆諸，感疾而殞，啜泣何及。

許善心以陳散騎常侍聘隋時，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留繫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如陳官，賜衣。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廼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此人能懷其舊君，卽我

誠臣也。及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暎等同往送葬。

善心爲祭文，謂爲陛下。字文化及弑逆之日，隋宮

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其姪許弘仁馳告天

意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徘徊若此。善心怒不

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與叔全無

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以狀白。化及遣人就

宅，執至朝堂，已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

送之，曰：不孫其黨，輒牽曳，遂害之。母范氏九十有

二，臨喪不哭，曰：我有兒矣。陳子曰：世多稱許善心。

忠。夫善心安能忠。陳亡不死。殫為技巧。備極姿態。取說新君。轉益富貴。晚又以陳亡之術。施諸隋亡。幾宇文化及之復為文帝。且繫洛而用已也。獨柰之。何以帝王之量。擬之盜賊。善心之信化及者。過厚矣。夫國亡君弑。則人臣自以死為其道。求生實難。豈有不得死耶。而逋迴於眾。賀之日。喑啞於被執之時。有胆不自絕。有齒未嘗嚙。賊召之則來。賊麾之則去。釋之則生。害之則死。推斯類也。將賊賜之衣。則必服。予之館。則必就。命之官。則必拜。而東

廿七

向之哭。北固之涕。成機故態。種種當在。假令母死。將次第併見。時日間耳。惜賊之果於殺也。善心敬

宗之父

詳道
衡好
盡言
於亂
世

隋薛道衡。煬帝初刺潘州。上表求致仕。帝謂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及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亦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諫大夫。將致之罪。道衡不悟。房彥謙勸之杜門辟禍。而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決當久。

行。或奏之。帝怒。遂勅令自盡。妻子徙且末。嗟夫。蓋有以人之直言。指以爲謗訕先朝而罪之者。亦有稱叙當代之德美。惟明君見以爲阿諛。則鄙之。乃若玉几旣馮。金滕遂繆。燕翼方永。龍髯莫拔。睹劍舄而興思。指鍾鼎而搗頌。此固亦文人學士之所黽勉。而嗣孫孝子之所求也。雖高祖道垂。帝王而煬帝。誼歸臣子。孰意道衡一頌。乃竟罹及孥之慘乎。惟是心也。它日張衡入侍。而血濺於屏風。史亦何能爲之諱耶。然道衡節。以恬請退。得進好盡。

事
行人
所難

言於亂世戀美仕於昏朝未遂懸車旋踵覆轍是
所謂患至撥焉未足憫也

按詩魚藻序以爲刺幽

王也言萬物失其情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
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今衡方頌文帝故煬帝云

隋盧景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它牛所觸致死牛
主陳謝求還價直景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
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李士謙奴嘗
與鄰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
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

遠去無爲吏所拘也。東漢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
共習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而死奴叩頭就
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唐韓滉有幼
子弟洄抱弄之因失手墮地死。滉戒約其妻必毋
哭曰恐傷小郎意。四事皆人所難。然蘆以物賤則
義愈重。李以人疎則命自輕。此輜所謂德。毛易舉
一耳。宋深體於人情。韓篤會乎天倫。故能損忿就平。
抑哀處冲。此非養性定而見理明。疇然乎。老牛舐
犢。乳雞搏狸。豈人忘諸。而人異乎物者。正以物稟

一至而人包五常。爲能靈應時出而不窮。吁斯豈
可與庸俗道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四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七

金匱子上篇卷之十五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俱人臣也。王魏初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事敗之後。惟當席橐待罪。惟高祖所命耳。今若不論君命。而各欲死於所事。其或未

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鬪之際一人將
何從乎苟亭辨論似爲有理足破千古之惑愚謂
不然太子藩王固俱人臣也不尤曰太子國之副
君乎故太子圖諸王而有弗正在太子則當諫諸
王圖去太子則惟有死而已記曰士死制何君命
之俟之有

朝士有不願爲忠臣之說
朱子與留丞相書朝士有不願爲忠臣之說恐不得
爲興邦之言也予按唐書魏徵嘗言於太宗願陛下
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爲忠臣忠臣良臣惟上之

將相
兼材
者

所便也。而願太宗之俾爲此。毋俾爲彼。蓋所以
望其君之厚。而非止以期待其身也。若後世不願
爲忠臣之說。直以避其君之當爲桀紂。而以堯舜
諛其君。且欲以蓋其承迎之跡。是則奸臣之尤。而
何足道哉。不爲忠臣。亦豈得爲良臣耶。夫仗節死
義之士。恒得於犯顏敢諍之臣。故未有良臣。而不
優爲忠臣者也。

古有將相兼材者。李靖將材也。不可相。太宗嘗問李
靖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馭

則不可用也。它日太子治若何馭之。靖曰：爲能下計。莫若黜勳。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禮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其後太宗將崩。黜勳授高宗而用之。蓋靖策也。用之人勿疑。疑之人勿用。靖乃使太宗疑用。用疑不失之疑。則失之用。失疑棄士。失用棄國。此授遺託孤何等而可失哉。爲將者以術施之敵可也。使君乃施之臣。下殆矣。太宗又問曰：李勳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勳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

唐太宗從
上皇
置酒
未央

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是
靖能任勩。不任無忌。它日無忌。不負太宗。勩廼負
靖。此舉矣。靖尚知人哉。靖疑侯。君集。君集學兵法
於靖。而不欲盡其傳。廼盡傳其書與李勣。勣之不
知李勣。爲老奸所瞞久矣。

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
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咏詩。旣而笑曰。
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
臣。皆陛下教誨。非臣知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

太宗
絕薛
延陀
婚

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按高祖唐創業君。太宗擬以太公以漢高自予也。徒以晉陽造攻之自我。而謂父蒙其成矣。此其矜大孰甚焉。高祖徒誇多其兄。太宗嗤之。太宗且欲掩父可乎。太宗初許薛延陀婚。既納其聘。復絕之。褚遂良以失信諫。余曰。忠信之行於蠻貊。必也義乎。夫復言非信也。昔者孔子嘗與蒲之人盟。而棄之矣。言奚必信之有。夫貢子女方物。蓋殊方之所以效。臣妾也。若之何降天子之尊。而以先之戎狄。垢帝女之貴。

而以竝之胡媼不已辱乎。遂良善諫者不於其許而於其絕何也。若衡山之降叔玉有成命矣。而停之。此失信之大者。而遂良未之諫及焉。何與。豈謂信可負於已沒之大臣。而不宜棄於方張之敵國乎。夫亦是以存沒與替而爲之。蓋抑不堅於信矣。攷是時唐將契苾何力奉詔往省母涼州。爲薛延陀毗伽可汗所執。使從何力箕踞拔佩刀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乃止。太宗聞之泣下。卽詔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

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奈何？
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
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
携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狼戾，必死。死則
二子爭國，內叛外携，不戰而擒矣。帝然之。后如其
策，然則天子蓋以禮示戎狄，而戎狄目不能來，乃
爲失信在薛延陀，非在中國也。

唐裴行儉初平都支遮旬，獲環寶不貲，有馬礪盤廣
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

儉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宋韓魏公在
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得之。表
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
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
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俄一吏誤觸卓倒。玉
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
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有時。俄顧吏曰。汝誤非故
也。何罪。二公真雅量哉。夫其貴吏勿罪。可能也不
徵於色。是難能也。斯下以動其中矣。二公名將相

也有以哉。或曰使獻公之不貪。有曹武惠之節。則都支遮匄之寶。固不克於下陳矣。使魏公澹無嗜好。若范文正公。則墟墓間物。豈至爲席上之娛哉。唐太宗以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杖。輕下士貴。吏玄宗以御史大夫宋璟監杖人於朝堂。杖輕貶睦州刺史。大將軍國之爪牙。而使之執杖。御史大夫國之耳目。而監杖。又皆以杖輕得罪。猥用大臣而苛錄小過。胥失之矣。

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辱賊吏。後漢王烈之居鄉也。

三宗
報用
大臣
而苛
錄小
過

或問
唐大

系賜

絹以

辱賦

吏

唐相

房杜

姚宋

有盜而覺焉者以布與之二事同乎曰帝者勅大法以行教士者持清論以華俗所乘之異也太宗於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於方犯之初此爲賞姦彦方與布於已悔之後此爲賞善固弗同也

唐史稱賢相必曰房杜姚宋而當時諸人之論頗不一如陸長源上宰相書稱房杜蘇宋而不及姚劉軻上崔相國書稱魏房姚宋而不及杜權德輿作陸敬輿翰苑集序亦以魏易杜惟房宋無異詞以今諦之蘇許公之獻可替否在公廢私宋廣平所

遜重然其相業未能遠過於姚以魏文貞之賢房
杜不及而世多以房杜稱則以房杜夙事潛邸及
太宗卽位首用爲尚書左右僕射共筦朝政當時
天下初定臺閣制度憲物文典率討裁二人之手
二人同心濟謀以左右帝成一代之制故時稱賢
相必首房杜而鄭公初事太宗爲諫議大夫備咨
訪貞觀三年始以秘書監叅預朝政十年始知門
下省叅議朝章國典而未嘗正居丞相之位又承
房杜之後大業已定闊飾而已故止以諫諍顯而

不及以功業聞。然於徵何貶耶。至於杜與姚之時。有見遺不能如房宋之確然者。則亦有繇房杜以謀斷相資。而謀之所以開者深。姚宋以竒正相濟。而正之所以全者大。况杜任事日淺。又房所薦。而姚之救時應變。或流於權譎耶。然必曰房杜姚宋。此又一代相業不易之定論也已。或曰餘無狄梁公。陸宣公。裴晉公諸人乎。曰唐三百年。致治推貞觀開元。而數公際遇其時。君臣之間。以義始終。前後莫比。否者有臣而無君。是故譏於其遭已。

婁師
德賢

參
于曹

婁師德奮自邊鄙。戴紅抹額。應詔與虜戰。八遇八克。蓋猛士哉。及積功至台輔。乃能遜以受訶。斷以容技。忍以待濟。異以遠聞。不詭不隨。當猜暴之代。而晏然以功名終。攷其所爲。大類曹參。皆更事女主。曹之賢。以其隨蕭。而婁之伐。存乎推狄。然曹無聞於輯呂。而婁有開於存唐。婁賢矣哉。

李世
勳有

李世勳不忠不義。容易一言。負人付託。禍敗人國家。二賴賊性。老當在耶。身翼戴武氏。及武氏之亂。勳已死。勳子敬業。首事天下。起而討之。雖敗。訖於殞。

身滅族屍僂及以勦然忠臣烈士何意近出其裔
倡大誼而蓋前愆勤可謂有子積不善之報於是
焉而爽矣燕泉何氏謂徐氏壽宗之禍距勦死才
十一年謂天之報施嗟夫使天之報施逆惡率以
令子則世之子孫爲善不幸而罹禍舉爲其祖父
不善之報而首鼠草間全軀苟免妻子之臣且反
爲家之孝子矣蓋何氏以惡勤可也浸淫殆及於
敬業不可也

尚論人物當就其明志大節觀之未易以一時成敗

尚論
人物
當觀
其明
志大
節

金鑿子

卷之十五

八

若是其幾也。駱賓王首事信草草。武氏之不馘。是亦天也。然其僞臨朝。一檄懸揭。逆賊布之天下。曝之日中。雖不幸而敗。迄免其身。妖狐之魄。禡矣。亦博浪之一椎也哉。余嘗讀其傳。而悲之。以彼其材。將馳軼於功名之塗。鼓行而前。孰禦。而卒遘廼於下位。沒身而不進。蓋骯髒奇介之士。與及觀其爲武功主簿。所上裴吏部書。乃惓惓自託於徐元直。李令伯之流。繹其詞旨。蓋慈孝之誼。藹然。斯豈慷慨獨立。執一槩而已者。且其言曰。義士期乎貞夫。

蘇良嗣
人臣
所難

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然則公蓋天性忠孝，而其所立固已素矣。

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竹江南。

將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

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

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

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

毋犯之。二事皆人臣之所難。而良嗣能之。其佻佻

伸其剛烈。直往而不撓。真古大臣風。而史稱當世

恨其少學。蓋求之備矣。豈亦太史公評申屠嘉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者耶。

狄仁傑為知頓使

高宗時。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廼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嘆曰。真大丈夫也。狄公之為大丈夫。乃此乎。見取。公巡撫江南。吳楚之淫祠。毀者千七百所。何有於妬女祠。帝也驟聞而激賞之。有悞於

方慶梁
公之

中。而見以爲不可及者與。且道有妬女而避之。若
宮中何。帝悅而不能釋也。

王方慶爲左庶子。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
未有斥太子名者。今東門殿名多入嫌諱。請一改之。
制曰可。及爲相。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問曰。卿
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王陛下愛子。今尚在。
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按前一節。倉唐悟魏文侯之
事也。後一節。左師觸龍喻趙太后之術也。易所謂
于巷以遇主。公其近之。又武氏嘗問數夢雙陸不

勝而對曰。宮中無子。以感悟。后李邕爲狄仁傑傳。則曰。仁傑。李繁。大唐說纂。則曰。方慶而新唐書無採之。蓋綜其實然。則公惓惓爲太子。卒返周爲唐。其功蓋梁公之亞也。

發友
誼均
兄弟

察友誼均兄弟。若推而上之。雖其父母。猶已父母古人處此。良不鹵莽。唐狄仁傑以薦授并州法曹。同府叅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

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詞以白其大
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
錫。而自往播。二公爲其僚。若友親在。迺甘心以其
安易危之死而不悔。他尚足動哉。徐大玄爲杭州
叅軍。哀其僚張惠以賊抵死。而惠母老。迺詣獄自
言。皆受以薄其罪。惠得不死。而大玄坐免官十年。
此又寧爲其僚分過。以安其母之心。以遂其子之
孝者。帝綬將爲進士。舉首。以其友楊凝母老。讓之
不對策。此又寧推美於友。以爲其母榮者。今世士

李昭德古之大

大夫處僚友若梗萍相值無少顧念事利害僅毛髮以秦越人視甚或擠焉矧推念及其父母此四公者皆唐事而可以激頽俗故竄而存之

李昭德爲相而笞殺王慶之擄殺侯思正勇哉此中屠嘉所不能得之文帝而昭德行之武氏之世蓋古之大臣者與史稱其頗怙權爲衆所指目弗察矣當官而行矯枉拂邪則有之以守道也何怙權之有愴乎丘惛廼爲群小甘心焉武氏惑之以放於死悲夫

論三
珠
與南
賦

易
于調
羅江

徐彥伯爲武氏任酷吏。頻起大獄。王公卿士以語言
被引。適著權機論爲世戒。欲人慎言也。亦庶乎孔
子言遜之旨耶。至乃與張易之等入禁中。爲武氏
撰三教珠英。又會郊祭。上南郊賦誦矣。或曰遜以
辟咎不亦可乎。曰不預撰三教珠英者。無朱敬則
耶。武氏何嘗罪之。况義所不可。焉避咎。

何易于自益昌調羅江。宰相裴休出鎮綿州。嘗從觀
其政。導從不過三人。蓋刺史自以養縣令庶約也。
然亦自易于爲益昌。嘗腰笏引刺史舟一事。有以

動之。予謂使邑有蔣況。則部中令且求蔬飯而過其軍。邑有何易于。則裴刺史不敢盛車騎而入其界。夫風之乎。誠在乎人之有以自立何如耳。

徐有功

徐有功以當報皇甫文備之獄。公知有法已矣。曷文備胸中哉。報怨者以直。折獄者惟允。公是謂耶。或曰文備酷吏也。公毋念怨。自當疾惡。夫無其隙焉。得而舍之。是爲惡人者常幸也。曰不然。公所閱者獄耳。就事而論。按之以法。故稱乎焉。若摭其它。故使罰浮於事。是又羅織也。何以服人。且爲文備多。

因

矣。可盡殺乎。抑公之爲此。所謂仁術焉。公之正色而理寬多矣。群不逞之心。必有以私譖公於武氏者。是役也。所以少降酷吏之氣。而大信於武氏之心。公之道。自是行矣。

亦干
孫端
謀功
不族
之意

漢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在允坐。有嘆息之音。允責邕爲王臣。世受漢恩。國王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使使收付廷尉。邕謝不聽。竟殺之。嗟夫。邕之赴卓。非其雅懷。本以避刑。愔然就僂。然其帷帳密謀。所以佑扶善類。衰止克心。功亦有焉。遷延

懼禍不卽自裁。斯其清行之累耳。座上嘆息之音。得微存亡。今故之感耶。允遽執而施之過矣。唐張柬之等既遷武氏於上陽宮。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耶。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刺亳州。元之之涕。非特伯皆之嘆矣。邕以此見殺而元之乃僅出刺亳州。蓋柬之之不爲允也。又按張柬之等之首謀也。元之適自靈武至。於是柬之等遂以其謀告。

姚崇
奏書
補遺

之斬關之舉。元之亦與有勤。而隳功蒙訾。潛焉滄
之無從也。豈以是自媚於賊。后哉。是時辟陽雖去。
牽禍方張。元之固以預覩其敗。故不欲與享其成。
蓋亦士孫瑞推功不侯之意也。然知而不告。徒以
孫免。固亦憂國之不忠矣。君子曰。元之雖知其猶
在。薛季昶劉幽求之後乎。

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姚崇爲相。奏請除之。夫除之
此固非本務也。而縱之可乎。倪若水之奏曰。蝗是
天災。自宜脩德。斯假人於虺。而救溺于者。論也。盧

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夫將孕。疹長厲。而以爲保和。是盡糜人以餌蝗也。已。且夫除毒蠱。攻蠱物。除貍蟲。去鼃黽。除水蟲。射妖鳥。非先王之灋乎。

劉禹錫
錫非

唐劉禹錫嘗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然九齡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忤心失恕。陰責其大。雖他美莫贖耶。原禹錫以王伾叔文事被黜。憲宗欲終斥不復。廼詔雖更赦。令不得原。後它宰相哀其才。稍稍內徙。而終不逞。故持此論。以撼諷時宰。非薦

論也。攷史稱九齡以雅厚稱。非苟爲忤者。公嘗著
言六合元元之衆。宅生於刺史。命懸於縣令。不宜
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蓋公意慎簡守令。以重
民命。一言之間。仁心藹然。焉在其失恕乎。且善地
非所以宿惡人。知其不才而放之。又何善地之有。
古有以禦魑魅。投畀豺虎。蓋放而流之。必至此而
後可者。鬼神亦福善。禍淫。苟妄畏陰責。則陽明之
世。刑賞皆失矣。

張九齡以忠亮大節。事明皇時。上壽千秋節。群臣爭

張氏
魏乃
昆

獻珍異而九齡獨上所爲事鑑號千秋金鑑錄傳
陳儆戒之意蓋卷阿天保之所以祝其君也頌而
不忘將之以規審乎大臣之風與九臯公季也爲
嶺南節度使楊貴妃寵盛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
至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而九臯獨以所獻
精靡加三品吁魏乃昆矣

唐明
林甫

唐明皇嘗謂吾相韓休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世善帝
知休亦謂帝能抑情克己爲天下用賢也以李林
甫傳攷之林甫之相寔休所薦德林甫嘗薦已故

三章
先後
皆問
元時

比周阿黨以行其私。休負帝弘矣。廟謨顛倒。四海
動搖。五十年來作瘡痍。果誰爲之。雖暫肥天下。旋
縱虎狼。使食其肉。如勿肥可矣。

唐秘書監姜皎得罪。中書令張嘉貞希權幸意。請加
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伯先抵罪。嘉貞復
援皎比。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
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
有功。若罪應死。卽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
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伯先豈容復濫哉。帝

然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
爲之。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
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
命杖之六十。流占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
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
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監察御史蔣挺。坐法
詔決杖朝堂。張廷珪爲黃門侍郎。奏曰。御史有譴
當殺殺之。不可辱也。三事先後皆開元時。而燕國
諸公之論。蓋上尊國體。而下流福於士大夫弘矣。

三子

李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其欲揚國忠又先李林甫意而中所欲故玄宗雅安林甫相之至十九年林甫又雅無甚國忠也然卒之賊玄宗者莫如林甫賊林甫者莫國忠夫薑有尾無或犯之鼯鼠之口其故食牛至心而勿之覺也二子鼯鼠哉

獨季
真以
之為
千秋
觀

唐玄宗好道而宰相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迎上心而市寵也小人哉賀季真一代嘉德為秘書少監天寶初以夢游帝居廼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賀亦餽糟餒醢耶先

幾察微適然遠遁留侯赤松之託也然君子謂賀
哲於謀身而疏於悟主矣惜哉